

國朝文類

一八



國朝文類卷第六十

神道碑

領太史院事楊公神道碑

姚燾

嗚呼有秦君子楊公諱恭懿字元甫其先始鄉耀
之同官中避宋亂徙美原五世祖儀徙今京兆之
高陵與高祖亨再世力田曾祖植祖禮再世仕縣
吏考天德擢金興定進士第由博之聊城丞掾陝
西行臺權大理寺丞主京兆長安慶陽安化簿辟
令順德之隆德及安化而安化兼錄事州之判官
三職具修積官中大夫其德其烈有先師司徒許

文正公墓誌言章宗南郊爲太常臣授幣而立御史將劾不恭其友曰夫夫習於禮者名行祕書蓋從而問曰授坐不立御史慚縮而止太常則孫公通祥實公外王父公以正大乙酉生于其居京兆之雙桂坊童而讀書記識強敏日數千言時艱從中大夫逃亂而東不恒其居于汴于歸德于天平雖間關險阻未嘗怠弛其業年十七侍中大夫西歸無田于郊假室以居鄉鄰或繼其匱皆謝不取惟服勞以爲養暇則力學綜博於書無不經目而究心者摳衣之徒戶外滿屨橫經入問爲析疑義

源源其辭若決江河而下之名聲日延海內縉紳
友太中者馳書交譽知之庸者求觀其文侈其肆
者以爲鱣堂之席有繼與其極者直期以宗盟斯
道於將來時已邃易禮春秋思有纂述恥爲章句
儒而止志於用世反覆史學以監觀廢興存亡理
亂得失於千數百年之中曰輔治之具禮樂兵刑
禮樂非王者果爲不可興行於天下兵恃以芟暴
亂而安元元刑取其弼教循本以求皆仁義之資
也不講之有素或一旦帥三軍爲士師貿貿焉不
知其方反受成教武人俗吏乎事雖未試從可驟

見其佐王之略年二十四始得朱子集註章句四
經太極圖小學近思錄諸書誦其言而推其意嘆
曰人倫日用之常天道性命之妙皆萃此書今入
德有其門矣進道有其途矣吾何獨不可及前修
踵武哉窮理以致其知反躬以踐其實動靜云爲
一乎持敬行之以剛健居之以悠久日就月將俟
其成功於潛齋之下自任益重前習盡變不事浮
末矣歲甲寅司徒奉潛藩教來秦公徃見之際其
道德之光聞其仁義之言於傾蓋頃歸心服曰世
烏有斯人之倫敬事猶師而司徒友之亦至分庭

而行抗席而坐一遇講貫動窮日力而所造益深
平居詡於爲言喪中大夫絕口水漿五日喪壅用
牲盡祛桑門惑世之法爲具不足稱貸益之棺槨
皆黃腸衣衾必縛䟽衰餐粥悲憂爲疾杖始能興
司徒會葬歸語學者曰小子志之曠世墜典夫夫
特立而獨行之其功可當肇修人極聚居六年司
徒東歸喪妣夫人猶中大夫其疾益怙三輔士夫
知由禮制自致其親者皆本之公先是宣撫司行
省欲以掌書記共議事祿之皆不能屈至元七年
詔司徒由國子祭酒拜中書左丞始與右丞相安

童共政日譽公賢丞相以聞十年上遣協律郎申敬來召疾不能行十一年儲皇下教中書汝如漢惠聘四皓者其聘以來故丞相遣郎中張元智書致是命其冬下車京師上遣丞相弟今國王和童勞其遠來他日入見上問何鄉先德爲誰從何師學子今有幾無不周悉其夕嘔血上遣尚醫來候且賜之藥少間明年月正元日之翼日上御香殿以大師南伐使久不至方念之深欲筮之時以日者待詔公車百十爲輦獨以命公蓋以其道德素著可交神明者其言頗秘侍講徒單公履請設取

士之科詔先少師文獻公司徒竇文正公與公雜
議公上奏曰三代以德行六藝賓興賢能漢舉孝
廉兼策經術魏晉尚文辭而經術猶未之遺隋煬
始專賦詩唐因之使自投牒貢舉之法遂熄雖有
明經止於記誦宋神宗始試經義亦令典矣哲宗
復賦詩遼金循習將救斯弊惟如明詔嘗曰士不
治經學孔孟之道日爲賦詩空文斯言足立萬世
治安之本今欲取士宜勅有司舉有行檢通經史
之士使無投牒自薦試以五經四書大小義史論
時務策夫旣從事實學則士風還淳民俗趨厚國

家得識治之才矣奏入上善之丞相每咨世務倚以自毗會其北征公遂請畢男婚而歸十三年詔改曆太史王恂總筭同知郭守敬推測司徒明曆理或言公嘗推曆終一甲子而得日月薄食者七十有奇曰日月之眚古無是之多也十六年召公著曆義十七年授時曆成奏曰黃帝迎日推策顓頊載時象天堯之欽若舜在璣衡周太史正歲年以序事皆日官世守其業隨時占考以與天合暴秦焚書廢古僞作置閏歲終兩漢因之建曆之本必先立元元立然後定日法法定然後度周天以

定分至賈逵譏其守一元不與天消息杜預謂當
順天以求合非爲合以驗天者皆確論也臣今治
曆廢曆元日法析舊儀六合三辰四遊而異之省
天經黃道惟用四遊移天常赤道遊於南軸之下
以取候視之無窒倍八尺之表而五之以影符進
退其晷使不失於芒忽日日測考積月爲歲積歲
爲世必於曆法益精益求精非但正數十年一改之
弊且可上追黃虞三代之舊矣又曰一月之始日
月相合謂之合朔漢太初曆用平朔法小大相間
或有二大以故日食或不在朔先後一日時亦鮮

中宋何承天測四十年得三大二小以正朔望使食必在朔隋劉孝孫劉焯爲定朔唐傅仁均取以造戊寅曆貞觀竟改從平朔李淳風造麟德曆得四大三小求避人疑間以平朔又爲進朔使食避元日一行造大衍曆以爲四大三小何害今授時曆後是二年當十九年自八月後四月併大實日月合朔之數皆改從實方奏太史臣皆列跪詔獨起司徒及公曰二老自安是年少皆受學汝者故終奏皆坐畢其說亦異禮也授集賢館學士太中大夫兼太史院事明年以徙家得請歸又明年儲

皇俾靈臺郎岳鉉召後中書議相承旨李濤儲皇不可以公爲識治再召又明年詔翊儲皇以爲太子賓客二十二年召明年以昭文館大學士正議大夫領太史院事召二十九年以耆艾議事中書召皆辭疾不行三十一年疾亟親賓問之忽長息曰有是哉國哀也聞者危之亂以他言徐又曰誠哉後三日顧言子寅曰敬慎小心以卒實正月二十有五也後嗣位詔下則賓天果以其日人以爲平生與國至誠所格嗚呼使入哭者有如溫公則公當亦如呂誨起言天下事矣徵士蕭欒誌其

墓曰朱文公集周程夫子之大成其學成於江左
北方之士聞而知者固有其人求能究聖賢精微
之蘊篤志於學真知實踐主乎敬義表裏一致以
躬行心得之餘私淑諸人繼前修而開後覺粹然
一出乎正者維司徒暨公嗚呼誠知德不易之言
哉後十年寅以江南行臺監察御史疾得告去自
金陵過宣以燧少受知公而耳其雅言求銘墳道
然所貴乎君子三焉耳德耳位耳道耳得於心之
謂德用於時之謂位行其學之謂道如輟之言同
其德矣未及位也以年考之司徒之生前公十有

六其入見前十有四其卒也前十有三而卒官皆
昭文館大學士領太史院事同其位矣然是位也
皆極人臣之亞爲古八命位實行道之鉉謂不得
君知名而召旣至則溫其玉音以勞疾則尚醫交
候饋藥太官繼膳疑政賜問入見坐語聞辭則留
留而不可暫聽其去去而思之復召司徒十召公
八召其體貌之亦至矣哉如是而兩公迭爲循牆
不可謂道之行亦天也雖然天道遠遙不可以已
事而知必來者始見猶農夫焉未有播粒於土而
不苗者今也四海匪獨士子凡筐篚之吏求售於

時其誦而習亦先四書蓋天理同根人心誦其言而衆則爲其道者將多非兩公肇是太平之基其誰力歟斯古之人所以重歎其善作而不必善成者也公以卒年三月從葬中大夫之昭文有潛齋遺藁高祖妣齊氏曾祖妣皆紀氏妣冠氏孫氏夫人李氏以柔嘉作配君子姻里德焉三子寅其胄也宙今令京兆蒲城空方學女子子四人適主京兆長安簿席貽士子馮嘉鳳翔提控按牘王繼述樞密院掾傳昱男孫僖女子子二人長適呂曾

幼姆銘曰

維天生賢匪使自有俾拯烝民爲責已厚公於明
命實肩實負乾乾其行艮艮其守師古喪祭如禮
不苟三綱之淪我條自手推得其類無倦誨誘學
者宗之西土山斗鳶飛魚躍潛齋自蔀令聞之延
已徹宸黠束帛戔戔賁及林藪丹宸曰來何暮汝
叟大師之南倂斷已久其宜進退汝著以叩又曰
多士文字儷偶求得碩才奚策以取又曰歷義群
喙紛糾汝折衷之其從誰某凡是大政無不可否
公拜稽首瀝膽悉剖丹宸曰噫惟茲儲后端本萬
邦汝賓以友儲后曰今識治黃耆惟汝爲可肱股

元首公益抗章臣蚤衰朽養安踰紀僅止中壽歸
從先藏奉政之阜止阡有碑無我樵樵垂詩千齡
以告爾後

中書左丞姚文獻公神道碑

姚燧

茲公諱樞字公茂事 世祖潛邸十年左右宸極
十有九年居近密之地受尊寵之任可謂必世之
久惟其不固富貴進退禮敬窮達一節不易寒士
故不取恥當時明哲保身以薨 帝爲震悼賻楮泉
爲千者千五百閔惟子煒生十五年未授之室賜
聘財如所賻明年官以禮部郎中皆異數也旣沒